■图片故事

我的青春在首钢

□黄宇辉 文/图

1989年6月，我告别象牙塔，离开了繁华的都市，远离家乡，来到了位于冀东迁安的首钢矿区的首钢设备结构厂(现迁安首钢设备结构有限公司的前身)，该厂在迁安最南端的农村，与滦州市交界，当地人称作设结厂大院。

当我进入大院时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工厂的样子，除了壮观的办公楼和几栋宿舍楼是像样的楼房外，职工都是住在地震后的加固楼和低矮的红砖房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老部队大院，现存的楼房都是地震未倒经过加固的。

整个大院呈现出灰旧的楼房、逼仄的道路、低矮的砖房，就连房前屋后也围着参差不齐的篱笆墙。看到这个景象，我动摇了，是走是留？极为矛盾，但又苦于无人诉说。

当时的人事科科长和组织部部长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就轮流做我的思想工作，给我讲工厂的人文历史，并把我叫到他们家吃饭，使我在千里之外感受到家的温暖，慢慢地，我打消了回家的念头。

不久后我结婚了，由于妻子户口没在首钢，按当时首钢的分房政策，单职工没有分福利房的资格，生活委的老师傅就给我安排了临时房，并找来床头和床板，简单地添置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，就这样，我便安心地留了下来。

在首钢设备结构厂，我先后在压力容器车间、基建组、预算组、机动科、工艺室工作过，每到一个部门，我都是倾尽全力，把自己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，曾先后参与了宝钢钢结构制造、开滦洗煤厂钢结构、首钢连铸机工程、首钢公司高炉大修改造、迁钢建设等重大工程的建设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首钢设备结构厂制造的高炉炉皮、环形吊车梁、压力容器，被已故人民日报社记者艾丰誉为啃了高炉的三大骨头，为首钢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亮点。

更让我难忘的是，1992年，我参与了首钢从比利时拆迁设备图的转化，由于图纸标注及说明都是英文，我与另一同事在首钢第二招待所整整住了两个礼拜，与首钢设计院负责该工程的工程师一起，昼夜加班，圆满地完成了图纸的转化任务。

同时，我利用业余时间，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，讴歌时代、讴歌首钢，先后撰写了二百多篇新闻稿件及文艺作品在首钢报上发表，还被首钢日报社聘为特约通讯员。

正是由于在首钢这个大熔炉里的历练，使我在专业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升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不管在哪个岗位，工作起来都是得心应手。

2008年厂子改制，精兵简政，我积极响应企业号召，为企业分忧，顾全大局，走上社会。因为有着在首钢的工作经历，后来凡是我去应聘单位，只要亮出首钢这个“金字”招牌，用人单位都会放宽标准。

虽然现在我离开首钢已经十多年了，但我还是时时刻刻地关心着首钢的变化。我可以自豪地说，我曾是首钢人，首钢是我走上社会的起点，是我人生的加油站。在这里，我学会了自强、自立、奋进、友爱、知恩，在首钢这段经历，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我都会自豪地对身边人说，我曾是首钢人，我的青春在首钢！

一颗柔软的心灵

——读鲍尔吉·原野《梨花与我共白头》

□刘敬

鲁迅文学奖得主鲍尔吉·原野与歌手腾格尔、画家朝戈被称为当今中国文艺界的“草原三剑客”。鲍尔吉·原野的文字，犹如秋凉之夜的满天星，颗颗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。

打开《梨花与我共白头》的一霎间，便感觉有徐徐的、清爽的、自然的风，从苍茫而辽远的草原一路吹来，混着淡淡的青草味儿与新翻的泥土的芬芳；又似与一个经年不见的老友偶然重逢，那一份亲切与随意，那一份惊喜与坦然，只在相拥相抱的一瞬，万般感慨织于心，沧桑笑看终无言。

全书分为“月亮手帕”“梨花与我共白头”“月光下的白马”三辑。作者的文字朴素率性、自然平易，睿智而幽默。较之当下充耳塞目的私语自恋式、袒胸露腹式及百读莫辨火星文式的写作，可谓独标高格，自领风骚——寻常陌巷、母亲孩子、花草云鸟、阳光飞雪……身在十丈红尘，心却纤尘不惹，丝绸样柔软。他说，文学像河流一样，你的作品永远是下游，上游是读者，作品的好坏是由时间和读者决定的……要为大众，为那些满怀信心、艰苦劳动面向未来的人，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。诚哉斯言！

这个蒙古族血统的男人热爱故乡草原的一切，像那漫游的风、那行走的河流，甚至一双海拉尔棉鞋……正因为他的一颗纯净的、安于寂寞并向着快乐追寻的心，所以才有了笔下漫溢的善与美，以及盎然的诗意。

面对原野的文字，愚常常忍不住猜想，或许，他正是想通过自己笔底流泻的至真至美、至纯至善，既雅洁细腻，又豪放凛然的一篇篇千字文来唤醒人们对汉字，对语文，对这周遭一草一木的尊重与敬畏吧！

作者虽是德国独逸学院驻访作家、编审，并曾多次荣获各类大奖，出版了几十种文集，但，他却是谦逊的：“我的生活恰如捧着一个倒扣着的碗。碗底浅浅地漾着一点东西，即我写过的一些文字。碗的那一面是空的，里面的东西已洒光了。”——其实，单单从他的文章标题来看，已足见他的匠心独运，他的从容超然。譬如，《雏菊的披肩》《月光手帕》《树木是音乐家》等等。虽然汉语并不是原野的母语，但他却是以自己的心来敬之重之，并纯熟地运用，文中佳句多似内蒙古原野上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，蓬蓬勃勃直扑眼帘，正如台湾散文家王鼎钧先生所赞的，应该称为“玉散文”才好！随举两例：“天空郁郁地降雪。开始是小星雪，东西不定，像密探，像飞蛾，像悲凉的二胡曲过门前扬琴的细碎点拂……”“最小的小风俯在水面，柳树的倒影被蒙上了马赛克，像电视上的匿名人士。”确是比喻奇丽、想象独特，而更让人心动并钦服的，则是原野平民化的叙事中呈现出的满纸淋漓的挚情与深爱，是他“下笔特别柔软，但又懂得节制。绕过胡四台村庄（作家的故园）的背面，我们看见了一颗心灵，柔软，悲悯（安徽作家钱红丽语)”。

听说鲍尔吉·原野曾向记者描绘过一个好的写作姿态：有爱，饱满的爱，以文字来承载这饱满的爱。

他这样说了，他亦是这样做了。

昏黄的煤油灯

□崔志强

煤油灯曾在生活中长长停留，成为夜晚不可缺少的伴侣。

那时没有电灯，电还只是词典上的字，没有在生活中找到落脚点。每当夜晚来临，黑暗覆盖过来，煤油灯就水袖长舞，袅袅娜娜地摇曳在简朴而空旷的屋檐中。昏黄的光虽然不亮，但让黑暗稀释了不少，脚步不怵，屋中有亮光飘荡，人们做事聊天就有白天的感觉。

那时我和姐姐、妹妹三人共用一盏煤油灯，趴在拾掇完毕的饭桌上写作业，虽然灯光没有现在电灯这么亮堂，但我们已经觉得够亮、够温馨。窃窃私语，小声探讨作业，或者说着闲话，父母则在光的远处忙碌，母亲当然洗濯，父亲则在一条长凳上编草鞋，或者蹲在角落吸烟卷，边修理锄头畚箕什么的，灯光容纳了许多物事，让灯光显得很紧凑、很温暖和不空洞。尽管我们的影子有时如巨人似的投射在这里那里，遮蔽了父母许多光，但父母仍能从容不迫干他们的事体。

煤油灯其实是个简单的器物，它由一个装煤油的容器，如旧碗旧盏或者墨水瓶都行，和一根灯芯组成，灯芯由水麻线或者布条等可吸附水的棉质物捻成绳状即可。那种特制的成品煤油灯一般家庭用不起，它豪华大气，还有灯罩，就如现在的枝形吊灯。我家里好像都是自制的，因为煤油灯时常香消玉殒，什么器物都用过。自制的可人工调节灯焰大小，就是控制燃烧的灯芯长短，用剪刀伺候它，有趣、生动，我和姐妹争相为之。当然多数时候是剪短灯芯，不让它燃烧得那么猛烈，因为费油。有时我们有意不剪短它，毕竟亮光是受用的，虽然父母也不言声，但呼啦啦如太阳的光，油就如开闸的水面，噗噗往下降，我们看着也心疼，还是赶紧剪短它。

照了一晚上的煤油灯光，是要留下痕迹的，如头发丛中一股煤油味道，鼻孔中黑黑的滞留物，一抠，满指甲黑垢，是烟雾袅绕的结果。长年累月屋子里尽是烟火走过的痕迹，物事上浓浓淡淡的黑迹。被条、书包和书本上也是煤油的味道，因为我们触摸过煤油灯的手常不洗，就这样煤油无孔不入。但煤油的味道不难闻，有时还有一种香味，特有的香味，穿越几十年的时光飘至眼前。

何时电灯横空出世，如山呼海啸般，燃亮夜晚，燃亮整个乡村，我想那一晚是沸腾的，是无眠的。自后电灯就占据历史舞台，煤油灯收拾行囊。现在电灯不再是光秃秃灰溜溜的一只灯泡，而是各种灯具均有，如百花齐放，不再是只为照明，而多具装饰效果，让夜晚更华丽多彩。

夜晚不再昏暗，夜晚不再摇摇曳曳，夜晚有时比白昼更亮堂更精彩。

遥望记忆深处的煤油灯，凝眸当下亮如白昼的夜晚，我感慨祖国70年的巨大变化！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)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)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(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我和我的祖国